

曾國藩全集

(清)

李瀚章編
李鴻章校



第1册

书札(下)

● 辽宁民族出版社

曾国藩全集



曾文正公书札 卷十七

复官中堂

折片稿均读过，情真语挚，浣佩无量！此间舍弟进攻无为州，破泥汊贼垒一座，闻无为城中踞贼甚多，不似前月之空虚。又三河、巢县、芜湖各贼皆可就近来援，殊恐难遽得手。多公进剿庐州，孤军力单，求阁下与希帅拨万余人来，以四、五千守桐、舒二城，以七千人随多公进攻庐郡，庶前敌之兵力既厚，鄂北之门户尤固。六安既不进兵，则霍山亦不必防，专守英山可也。卓裁以为何如？安庆设立总台，承许源源接济，感谢曷浹！日下餉项极窘，深冀大波之津润也。

致李与吾王柱堂黄昌岐

顷闻泥汊口、神塘河先后克复，无为州之贼亦遁，至为欣慰！北岸尽为我所有，则水师之根本愈固。南岸鲁港、三山虽有贼船，或亦不甚足虑。但屡胜之后，最易骄矜，且新营之勇多未见仗者，望三君子加倍小心，专主防守，不遽进剿，选极灵极快舢板二、三号，入裕溪口内察看地势，可进则不妨深进，不可进则速行退出。其大队仍扎白茆嘴等处，切不可同去。盖看地势之船愈少愈好也。淮扬水师，现有三营到安庆，明日当令陈东友、成俞卿赴下游，以厚兵力。

复左季高太常

霆军之骚扰，弟久以为虑！方在盛名之际，虽再三诫饬，春霆即稍傲惕，弁勇皆骄矜不知儆也。该军无方略，不宜远征，其患犹浅；惟无纪律，不宜腹地，其患至深！台麾将移驻广、玉之交，兼顾婺源，自必准乎地势之至当。弟于他军尚不肯遥制，况阁下乎？拟即奏明大纛开府于信州，凡江西之饶州、广信、皖南之徽州、广德各军，皆归阁下节制，即由尊处奏报，庶调度较捷，呼应较灵。自度力可援浙，即由阁下就近派将往援，利则愈打愈远，不利则收回信州，亦可伸缩自如。特此奉商。阁下如以为可，复信一到，敝处一面具奏，尊处一面调发，如昔年公居湖南之幕，剿江西之贼，公家之利知无不为，免致与弟函商于千里以外，动失机宜也。贵军饷项，鄙人刻刻不忘！弟前与少荃、黼堂定丁漕减价章程，漕米每石完三千文，地丁每两完二千四百文，兹将札稿、示稿咨达冰案。黼堂既竭力办减价一案，期于必行，又以贵部欠饷太多，思在广信设法清补，于是函商敝处，请于信漕新章三千之外，再照各县向来头折之数，以钱易银，加收若干。如上饶向来头折五两九钱，今年则收五千九百文，虽较之各府新章增多二千九百，似有向隅之叹，而较之广信旧例，已减四千余文，仍不失旷荡之恩。若果如此办理，于贵军饷项良有裨益。第弟与中丞会衔告示，业将三千定为通例，遍贴各处，信州士民岂无闻见？独增二千九百，不知办得动否？阁下接黼堂信后如何区画，望赐详示！此间舍弟一军，由庐江进攻无为州，闻已克复。多公尚未进兵。四眼狗现踞庐郡，分党防守三河。润帅灵柩，闻于二十六日旋湘。此公忧国之诚，进德之猛，好贤之笃，驭将之仁，察吏之严，用兵之奇，理财之精，令人愈思愈励！昨寄一联，不能道其万一也！

复李辅堂

前奉惠书，论广信漕可略增，尚未裁复，顷又接来缄，知赣饷已截供鲍军，信州之漕向来征收价值较各府几有霄壤之别，今照上饶头折，以钱易银，为五千九百之数，虽比较各府新章不免有向隅之叹，而比较广信旧例，仍不失为旷荡之恩。尊议以此项添济左军，似若可行，惟弟与中丞会衔告示，以三千为通省定章，并无因地制宜之说。广信士民岂无闻见？若前示贴于各郡，而不贴于信属，既恐欲盖而弥彰。若甫贴前示，随又出一增价会示，又虞朝令而夕改。若督抚但出三千减价之示，而左帅另出二千九百增价之示，则恩归本省，而怨归客官，其势尤万不能行。再三筹计，殊无良法。已致函左公，询渠如何区画。相距太远，非两句不能得其回信，即欲增价二千九百，亦嫌过多，或仿往年南昌之例，三千之外酌增津贴八百，或倍之为一千六百，尚可冀其乐从。如并此而办不动，只好俟诸明年，再行议增。盖今年信州受害最深，既不蠲缓，何忍多求？而示尾本有活笔，明年独增信属，亦自理直而气壮也。如左帅复信以为难行，应请即作罢论。

鲍军冒暑奔驰，宣劳最久，厥功最伟，截赣饷以济之，自是允当。惟此间欠饷太多，前敌诸军新破泥汊等贼垒，克复无为州城，日夜辛劳，务乞鼎力速凑五万金，以济眉急，不胜盼切！

复李希庵中丞

折件读过，贵恙干咳心悸，想系忧劳所致。比稍痊复否？向每谓沉闷非养生所宜，乃以润帅之轩昂豁达，亦复不登中寿，则知命之修短，事之成败，名之显晦，皆有冥冥者主持，吾辈但求大德不甚逾闲，此外政当委心任运，淡泊相遭。阁下劝我宽怀，仆

亦愿阁下旷然自适也。

无为州克复，多军若能进庐州，则三河、巢县似俱不难得手。惜礼堂近日多病，又渐与捻匪、苗练相接，孤军不敢深入。舍弟一军，亦宜不再进。多军既不能直抵庐郡，则鄂军自难往援寿州。应请中堂主稿复奏。国藩曾有两信奉商，非倭也，江北之事本应由揆帅作主也。

复多礼堂都护

顷接复示，知玉体违和，深以为念！阁下积劳太久，虽烈日骤雨之中，每天常行百里、六七十里不等，事事躬亲，苦心经营，以致贵恙稍重。务望抛弃万事，静心调养，以保柱石之身，禱切！禱切！舍弟与水师克复无为州后，又克复运漕镇，该处为金陵与庐州咽喉之地，又为江北聚粮之区，深入贼之腹里，贼必以全力来争。得之不易，守之尤难。舍弟所部仅带八千余人，兵力实太单薄。意欲借拨麾下劲旅二千，代守庐江，不过一两月，仍可拨还归队，尊意以为可否？

与朱云崖

将各事细说一遍，使我一一如目睹，极好！极好！以后望常常如此。勇夫极勤，至有菜出卖，则平日安本分可知。总之，吾辈带兵勇，如父兄带子弟一般，无银钱无保举尚是小事，切不可使他因扰民而坏品行，因嫖赌、洋烟而坏身体，个个学好，人人成材，则兵勇感恩，兵勇之父母、妻子亦感恩矣！

复李希庵中丞

霍山一支，阁下意在必援寿州，力顾大局，甚好！甚好！本日又奉九月十二寄谕，亦饬楚师柱援寿州。目下浙江望敝处救援，寿州望尊处救援。敝处已商请左公，设法援浙。若尊处能拨兵援寿，则外间之疑我楚师但顾私党不顾全局者，或可释然。舍弟会同水师克复无为州、运漕镇二处，皆深入贼之腹地，防守之兵尚嫌其单。多公因病请假，刻难进兵，故援寿之师不能不专望揆帅与阁下派兵也。

介唐果肯为营务处，则英、霍山中转运事宜，渠系熟手，必能办理裕如。揆帅与尊处拨定援寿兵将后，即请掣敝衙会奏，此间不另具折，至恳！至恳！

与唐桂生

操技艺之外，须常常操练队伍。湘勇小操技艺之时多；若多、鲍两军，则大操队伍之时多。又多军于大操时不在校场平地，专择翻山越岭、过沟跳涧之处，如队伍不乱，则真不乱矣。阁下以后操练，宜学多公也。待勇不可太宽。平日规矩宜更整严，庶临阵时，勇心知畏，不敢违令，至嘱！至嘱！

复多都护

贵部以四营守桐，四营守舒，余数十营作援应之师，战守兼资，布置最妥！若分守庐江，以活兵改作呆兵，自不相宜。请即无庸抽拨。闻舍弟即日回省一行，再商调也。寿州不可不救援，苗练不可不剿办，自是江、淮间最要之务。阁下寄希庵书立论精当，

楚师一至，六安不特可解寿州苗逆之围，亦并可寒庐郡群贼之胆。弟与希庵昨有往返二信，抄呈台览。

复官中堂

一、寿州被围紧急，两奉寄谕，令拨兵往援。寿州为长淮关键，本不可失，苗练叛党，尤不可令其得志，自宜急往救援。闻苗逆畏楚师如虎。我兵纵不能直抵寿城，但能进驻六安，苗党必望风遁去。阁下与希帅拨二十三营赴霍山，多都护亦拟派十营助剿，总以直驻六安为妙！一到六安，不特寿州生灵立可保全，即庐郡狗党亦易攻克。请阁下与希帅力筹此举。弟前恐由霍赴六安转运太难，故请鄂中拨一支人进守舒、桐，以便多公腾出全军进攻庐州。今尊处能筹重兵直抵六安，尤为上上之策，不必另拨人来桐、舒矣。

一、淮盐本应由弟认真办理，而现在江路梗塞，实有鞭长莫及之势，故虽接盐政印信，而于鹺务仍不甚厝意。前此厉伯符兄详：殷商等愿领票赴淮买盐，其时弟不甚愿，盖有二层：一则民船不能直穿贼中而过，必须借洋船拖带而行。和约中本有不准洋商运盐一条，今既借彼船以护运，则端自我开。我既引虎入室，彼将垄断独登。其不便一也。敝处所设大通、华阳镇、湖口各厘卡，专以盐为大宗，今欲概行免去，而仅以水师之百斤三文包扫一切，上游则鄂中获利较厚，下游则淮扬完厘如故。独中段免厘，敝处坐失眼前之利。其不便二也，有此二端，弟不敢附和，而又不便谏阻。仅于伯符详中，批飭不许免厘而已。厥后薛中丞亦会敝衙出奏，暗中亦用洋船护运，而外讳其名。弟复金运司安清臧中，亦将此两层剴切言之，云洋船不宜护运，敝处不肯免厘，伊欲请弟商之阁下，将楚、皖各散厘卡归并一处，整完一款，弟亦未之许也。今阁下欲令弟自行专主，不可任他人之为。弟因前此不便之

两层，本不愿专主此事，而下游如袁如都如巴如王诸军，皆极穷苦，既不能代彼筹饷，又焉能禁彼抽厘？斯又不能专主之势也。必待江路大通，庶几利权归一。目下棉力实有不逮，尚希鉴亮！

一、洋人多买民船装载百货，运赴下游，垄断独登，不完厘税，弟令安庆卡员扣留二十船，曾经咨达冰案。昨上海来一兵船，携有英国水师提督顾信一函，词意不逊。弟恐因此极小之事，肇生衅端，即将扣留之船放去。复信亦咨达冰案。民船用洋商旗帜，不完厘金，实于军饷大有妨碍。应请阁下于此事大力挽回。无论洋人或买或雇，但系民船，均须一体完厘。如恭亲王不肯主持此事，亦请阁下设法办理。弟必竭力护助，劳怨均不敢辞。

一、运漕镇既已攻克，则金陵米粮必由之路，已为我截断矣。惜舍弟一军分守六处，不能再行进取，机会可惜！又缺饷太多，欲求尊处再济五万金，不知可否？至恳！至恳！

致官中堂

顷接多都护信，知寿州业被苗逆攻破。六安与寿相距甚近，若为苗逆所得，则不特攻庐之师，防贼横出邀截，且鄂之东北边患无穷。已飞咨尊处拨兵迅援六安，成、蒋、萧三公现已行抵何处？能派一起先达六安否？多公之病，闻尚未痊，即使全愈，此时宜扼舒、桐，以保楚疆，亦不宜遽进庐郡也。舍弟一军分守六处，别无进剿之兵。机会深为可惜！意欲添募新兵数千，替守各城，而腾出现在防兵为进剿之师。舍弟归思极切，因即令回籍自行招募。已于本日起程矣。但求诸将今冬坚守各处，力保无虞耳。

初九日新主登极，外省督抚例有贺表，敝处书吏文卷未到，不谙体式，求将表文格式寄示，仿照办理。

致李希庵中丞

润帅奉旨入乡贤祠，揆帅奏中所请入贤良祠之处，未蒙俞允乎？东征诸军，皆润帅一人维持，朝廷或未深知。箴言书院究尚欠银若干？求查示。鄙意奠仪先尽书院用之。斋房宜宏壮，膏火宜优裕，以慰润公九泉之灵。其次，则分惠胡氏宗族，以补书院之所不逮。又其次，乃归陶夫人及哲嗣私家之用。润帅本有恒产，私用当不至空乏。设有不赡，国藩与阁下暨左、彭诸君从容济助，尚不为迟。揆之润帅先公后私之素志，似以书院为重。阁下以为何如？

致彭雪琴中丞

阁下已拜皖抚之命，在淡泊之高怀，以此若自累损，而此间文武军民，无一不欢欣鼓舞，愿得早睹旌旄为快。闻昨夕宿湖口县，计今日必与九舍弟会晤。诘朝当可握手，近事多称意者，惟润帅人琴俱亡，至今思之，呜咽！首县为阁下预备公馆，恐相隔稍远，不克时时相见。已在敝寓洒扫室屋，迟企德晖，专丁迎迓。

致邓寅阶

小儿辈久坐春风，岁异月新，感荷实深。明岁仍求设帐敝斋，俾儿辈有所成就。至祷！至恳！试帖诗馆阁中所极重。国朝推吴穀人先生为第一名家。其诗无美不备，第尤爱其咏史诗与七十二候诗。阁下近年为小儿讲解通鉴，请即于通鉴中出题，课试帖诗，三八课期以外，另添一六课期。三八以通鉴题为试帖，仿吴穀人氏咏史之作。一六以写景题为试帖，仿吴氏七十二候之作。二者

并进，则宜古宜今矣。

复李希庵中丞

润帅饰终谕旨至今未准咨到，国藩拜发一疏，略述润帅夙绩，不能再迟矣！袁午帅咨到。九月初二折稿，请阁下速履皖抚之任。国藩本拟俟庐州克复，再疏请大纛东下。而袁公已先我而发，则世人亦未尝无代为陈请者也。雪琴欲具疏，坚辞皖抚一席。仆囑其待袁公及尊处二折奉到朱谕时，再行定夺。若朝廷先以皖席还之阁下，则雪公辞鄂席易于立言矣。

复黄南坡

舍弟已自安庆启行西旋，计出月初可抵长沙矣。厚庵军门欲提东征局饷，曾在东流与弟说及。弟答以八万恐难猝办，当函商三万之数。渠所部十九营水师，七月间已欠饷半年。渠深为焦灼。自八月以来，弟代为照料新收获港厘卡，每月万余金。又湖北八、九两月，解到五万五千金。十月亦许解全饷，不似前此六、七月之穷苦矣。尊处所议南北两岸，必有一岸属我，乃可转运淮甌，此至当不易之论。南岸芜湖、东梁、太平、金陵四处，势难遽破。北岸多攻庐州，舍弟攻和州，均有可破之理。无如日下多公患病，舍弟回籍，失此机会。江路难通，可惜！可惜！水师护场、护运，去年保李少荃为运使，曾略及之，与阁下所议差相符合。因少荃未得实缺，江路又常梗阻，至今未得办成。原奏抄呈一览。

致多都护

初六日接到尊函，即飞咨官、李二帅言寿州已失，宜急守六

安州，以清鄂省之边患，而助桐、舒之声援。兹接希庵中丞复咨，已派成镇、蒋道迅赴六安督同守城。俟城守布置定妥，即令成镇折回霍山。蒋道专守六安等因。若兵到果速，六安不为苗练所占，于阁下规取庐州之师，亦有裨益。前闻无为州降人马玉堂说：“官军进扎中淠河等处，则三河之贼不战自退。”不知其言可信否？雄师若进淠河一带，果能截三河之后路否？能联六安之声援否？阁下熟于形势，乞即查示！

复左季高太常

前许分饷寄解尊处，展转迟误。昨日始起解二万金，已有公牒奉达冰案。广信钱漕归尊处，经理清顾、王等四军之饷，河口厘金，清贵部之饷，亦有公牒奉达。想撤观览。浙事日棘，闻绍兴于九月廿九日失守，萧山亦陷。纵使宁波或得幸完，而亦为绍兴、萧山之贼所隔。饷项决不能入。杭城四面皆贼，省城殆难久保。阁下虽久持援浙之议，亦恐鞭长莫及。严州、金华、兰谿横亘贼氛，援师断难飞越杭州。若失则湖州、上海将为其续。东南海滨联为一片，逆焰又日炽矣。上海连派数人来此请兵，情词哀恳，亦深虑杭州有变，唇亡齿寒。弟处无兵应之，愧不可状。丁漕减价，今年粗举纲要。明年如大局可支，更当润色而补救之。至广信，不能由尊处独加，弟复辅堂信已决之矣。

复李辅堂

前此五万之信，因来函有截饷三万先济鲍军之说，故求之甚迫。嗣闻饷并未截留，则宜以全力筹济左军也。平江老五营妥为遣散。甚好！甚好！此时江西劣营，撤遣殆尽，应另筹佳营，驻抚州，策应各路。绍兴失守，萧山亦陷，杭省实有坐困之势。杭

倘不保，则湖州、上海恐难孤立。东南滨海一片逆氛，正不知如何收拾。李秀成今年在江楚掳人近二十万，不过半年，拜官封爵，即不思归。枭桀者出其中，后患弥长，思之忧悸！

致陈舫仙

顷接公牒，惊悉尊慈太夫人弃养阁下，纯孝性成，终鲜兄弟，哀毁自难言喻。窀穸大事，并无次丁料理，回籍奔丧，自是天理人情之至！鄙人岂忍拂人至性，惟运漕系前敌要区，李萧二镇战守，或尚可恃。至于调和诸将，审度机宜，实非所长。设一旦贼氛环逼，不过数日必且号令不一，举措慌乱，盖其智计不能超诸将之上，则其号令断不为诸将所服。运漕若有疏失，则东关、元为亦皆可危。关系极大，不得已求阁下勉留月余，在此度岁。国藩一面催沅甫年内来皖，一面囑澄侯往尊府代为经理，不情之请，实因大局所关，务望从权少待，至恳。

致郭意城

此间军事，自克复运漕东关后，贼势稍衰。初六日，三河之贼宵遁。或疑江北之贼，将弃庐州、巢县而尽归南岸，殆亦有因。惟浙事日棘，绍兴、萧山失陷，杭州粮路已断。朝廷命季帅督办浙江军务，而令围藩兼辖。体制太隆，权位太重，虚望太盛，才略太短，颠蹶之患，不卜可知。即日当具疏辞谢，而荐季翁专任浙事。惟渠部人数过少，外而援浙，内而保江，殊难兼顾。江西积疲，本已不堪再扰。且一入江境，两湖并受波累。此事势之最可虞者！而奏牍不敢尽言也。张石帅位置之道似不甚妥。镇扬一江之隔，有巴都两将军，对峙二城。军事固不合更参一席，盐事则袁、李、薛、王、乔、金诸公，迭为主盟。团事则晏、庞二公

各开幕府。若以石帅攘臂其间，非主非客，万难措手。顷闻石帅内召，或当入参密勿否？则外间借重此才，为地甚多，要非督抚不足溷之也。崔世兄已在沅甫营中当差，足慰绮縠霞仙，一飞翀天。较李、彭诸公尤为破格。若川中军事速了，当可修明吏治。此间则毕生与兵事终始。吏治抛荒已极，可愧！可叹！筠仙亲家比来省垣否？前周弢甫寄去一缄，曾注明学王小二过年，已入览否？世变方滋，惟有涿州撕状，王二过年，两法尚是。一了百了。非是，则宁堪其苦恼耶！

复陈舫仙

冬月水干，炮船不便施展。前此隔水之处，半皆涸出。设该逆偷越，来犯水师，不能为力。专望陆兵严防，尚乞留意营中洋烟赌博二事，最易貽误大局。尚望随时严禁，并约会各营，一体禁革，至要！至嘱！此间一切如常，闻青阳贼已退遁，不知确否？严州之贼，由徽州境内犯，闻已窜入屯溪。有窥伺婺源、景德镇之意，殊深焦灼。

复周子佩

此间军事，自八、九月来，大有转机。安徽省城之外，连克府、县城七处，湖北、江西一律肃清。九月克运漕镇后，距金陵不满二百里。本可乘胜直下，因各兵分守各城，更无余力进剿，又饷项太绌，不能成行，以是迟迟。且此间虽稍顺手，而各处犹多可虞。鼎湖既抱弓剑之悲，胡帅又增人琴之感，浙江四面皆贼，绍兴失后，杭城亦岌岌可危。苗沛霖闹寿州，八閩月城陷后，当事者既不能殉难，又反奏苗党之无罪，团练之可诛，此数者关系甚大，杞忧弥深！弟忝窃高位，又窃虚名，自治不遑，分外之事，更

不敢置议也。

复毓中丞

顷奉惠函，猥以弟忝加宫衔，远辱藻饰，感愧奚如。鹑濡之讥，负乘之贼，日夕兢兢。惟冀知我者，常常提撕，有以订顽砭愚耳。左帅援浙之策，阁下深以为是。弟虽至愚，亦知固浙，即所以保江。因恐浙中得手，贼仍回窜江西，故不敢主张斯议。幸左帅回信：有步步顾定江西一语，大为放心。阁下亦可少释廛系矣。募勇二千扎吉安，似不如扎抚州。此后江西防务之大者，仍在北而不在南。西北防皖贼窜饶，东北防浙贼窜信。惟抚州则北去饶、信，东去宁、建，南去吉、赣，均不甚远。抚州有重兵，则省城肘腋之卫也。王沐之为人，弟不深知，久在萧营，战守当尚可靠。请飭迅速募成驻抚，操防为要。辅堂兄奉部文调取引，见弟拟会台銜奏留，因加保之。盖今冬明春丁漕，非渠不能勒催中肯。敝处粮台厘务，亦非渠不能措置裕如也。

复左季高太常

羊栈岭之贼，仍是刘占赖诸逆党，一击即退，非大股悍徒也。张军驻婺之三营，既已回徽。贵部四营移驻华埠，尚可兼保婺源，惟景德镇实系要区，屡为该逆盘踞，想至今垂涎不忘。现已会同咨奏，将饶、信防务概归麾下综理，若能少筹数营，久驻景德镇更为无隙可乘。乐平钱漕之案，已会同中丞咨请尊处就近严办。其广信七属丁漕，概归尊处，提清欠饷，中丞亦已咨复无异辞。浙事似日不支，宁、绍向出银米，为省城所资以生。今萧山、西兴江为贼所占，粮路已断。杭城有坐困之势，雄师纵能星速往救，已为严州、兰谿等贼所隔，况又万不能速耶！庆制军奏请麾下入浙

会剿，俟奉寄谕。时弟当代奏，陈明兵单饷绌，能往而不能速之。故阁下亦宜将入浙，固江规吴之本计，自行奏明。进退迟速，皆须阁下自作主张。不可因人牵率，致挠大计。朝廷亦决不以进兵稍迟，而挠公以从闽也。祭润帅文愈读愈妙，哀婉之情，雄深之气，而达之以诙诡之趣。弟亦具一疏，略达年来敬爱润帅之忱，想邀鉴照。

复李希庵中丞

寿州之陷，本在意中。陷后情形却出意外。苗沛霖狼子野心，行路皆知。翁中丞昔年屡疏保其忠良，致养痍而治患。今春屡疏表其叛逆，请声罪而致讨。逮围六七月之久，又屡疏请饷、请援，不谓城破之后不能殉节，反具疏力陈苗逆之非叛。颠倒反复，令人百思不解。不知朝廷俯如所请姑羁縻之乎？抑急于诛灭之乎？若论其始终本末，较之粤匪捻匪，更为可恶。古人称汤武心事，不过曰为匹夫、匹妇复仇耳。我朝廷仁义之师，恐终当为孙蒙诸家，一复此仇。润帅奠金，概作书院之需，计所缺必不甚多。此外胡氏宗族另有点缀否？似须于奠金之内筹画。此层盖缘书院条约中有不许胡氏经管一节，不可不别谋慰抚之也。鄙怀屡筹及此，未得确实信息。尚祈详示！尊恙近大愈否？方药难于恰当，若非有明医真知灼见，总以不轻服药为是。

复毛寄云中丞

惠书并疏稿二件，摧落豪强，维持纲纪，令人肃然起敬。今年春夏胡润帅两次诒书，责弟嫉恶不严，渐趋圆熟之风，无复刚方之气。今睹阁下侃侃正言，毫无顾忌，使弟弥惭对润帅于地下矣。近日封疆中如刘鉴泉不遵旨，即赴滇督之任，而擅自北上，迟

迟吾行，翁药房往年屡疏，保苗沛霖之忠良，今春屡疏劾苗沛霖之叛迹。逮寿州被围，又屡疏请援、请饷。寿城陷后，不能殉节，反具疏力陈苗逆之非叛。此等行径，鄙人颇思抗疏严劾。又以愚陋如仆，忝窃高位，又窃虚名，方自攻其恶之不暇。不欲更翹人短，以炫己长。以是徘徊未决，祈阁下代为詹尹之下，何去何从，早惠南针。弟于身家恩怨无所顾惜，所疑者虚名太盛，恐识者斥为高兴耳。湘省官吏之贤否？弟不深知。辱承垂询，拳拳后此。苟有所闻，必以密达左右。敝处用人行政，愧有不当；贱兄弟居家在外，倘有罅尤，亦望随时切实指示，千万之禱。此间军事，诸叨平安。北岸、西梁山等处之贼，来窥犯运漕东关者，均经击退。三河之贼，闻于十一月六日不攻自溃。大约庐州郡城贼，亦无志坚守。南岸鲍军进攻青阳，朱云崖进攻石埭，均于日内前往。惟绍兴失后，杭垣危于累卵，弥月苦无确耗耳。

复多都护

前接收复三河之信，即批令现驻庐江之振字开字两营，往守三河。而分调吴道、团防两营，替守庐江。顷接惠书，称三河贼弃垒遁窜，势必聚集大股，另有诡谋。阁下向来料敌如神，自当确有所见。闻贼尚踞聚中派河一带，不知日内复来三河否？特此飞函奉恳阁下就近作主。如贼复来三河，或窜扑庐江，务求雄师迅速援救吴、道团防二营。自安庆开差，前往庐江，过桐城时，已囑其稟谒台端。请示一切。以后三河、庐江两处防守事，宜即求阁下就近调度。另具公牍咨达冰案，至无为州、运漕、东关三处，不知阁下能兼顾否？如能兼顾，亦即备咨。请阁下调度，有劳蒞虑，尚祈先赐复示。